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二

董卓傳

董卓字仲潁（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爲潁川軹令卓生潁川陽城）○劉攽曰案注言卓與弟旻生潁川明當作潁陽旻故卓字仲潁旻字叔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十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

常徼守塞下 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中尉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徼備賊盜 卓資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橐鞬 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 爲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 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 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爰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爲賊州購約允各千戶矣約允被購約改爲遂允改爲章○劉攽曰注陳懿勸之使王國案此王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

也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温爲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袁宏漢記曰滂字公照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温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温并諸

郡兵步騎各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温乃遣周慎將二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

吳志 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弃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絶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爲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槐鄉矣邑千戶（槐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部音台）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王文矣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及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司馬扶風

馬騰 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 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二十六部號車騎將軍 使督統諸部忠耻爲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乘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 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 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 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斃方言云憋惡也郭璞曰憋急性也憋音芳別反忿音芳于反 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 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

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
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
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
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
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官而
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
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並猶兼也）中常侍張
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

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側亮反寒也）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
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爲爲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爲爲君側之惡人案公羊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荀寅當更有荀寅二字）今臣輒鳴鍾
鼓如洛陽（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悄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賦蜂起）請
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

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殺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

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第前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增益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爲人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勇輒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誣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以父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

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也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劒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劒曰群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

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昌邑王凡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毀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皇后）踧迫永樂太后（孝靈董皇后靈帝之母）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婦姑以成婦逆）

莫大焉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
今岐州縣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鄠侯傳音直戀反鄠
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
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
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封冊爲池
陽君置丞令。劉攽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劒之是時洛中
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

兵士突其廬舍漁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
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滅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音人情崩恐
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
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
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
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
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
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

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虡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虡以
神獸也說文鍾鼓之跗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
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
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
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
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楯卓亦取之故
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
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
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鏇時人以爲秦
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
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
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
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
卓臨洮人也而令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
疾闇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
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
陽周毖侍中汝南伍瓊英雄記毖作埤字仲遠
武威人瓊字德瑜毖音秘
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
范曄父名泰避其諱耳長史何
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
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

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 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 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 英雄記伷字公緒九州春秋爲胄南陽太守 獻帝春秋後爲孫堅所殺 資卓所親愛並不勉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徙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 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歭爭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

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劉攽曰請不以及罪多爲字又倒以字案文當云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虓琬爲光禄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時日吉便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内無復子遺○劉攽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字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營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賴川太守李旻旻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高灌殺之時河南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

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潁川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召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爲大督呂布爲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閒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劉攽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三字）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閒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戇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愼之乃使東中郎將董

越屯澤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略曰熲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遷熲迎貢餽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熲音壹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表反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遷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八畫兩轄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爲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爲爪形也轄音甫表反廣雅云車軸頭也畫爲文彩續漢志曰轄長六尺下爲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蓋轄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

以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滛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廻一里一百步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以畢老常至鄠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柸案聞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

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爲將軍使寵呂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之以徇三軍鄄

音絢 魏絳戮楊干 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 公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漢儀曰溫穰人 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 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舉臂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詬罵也音許旦反 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亭侯萌字文始有功封子萌 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依詩贈萌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將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三年四月帝疾

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門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匝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稱有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名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

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挾义卓車或义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奚倉頭前趍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

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鄠塢殺
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
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
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
萬斤錦綺繢穀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
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

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傕北地人劉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
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
復遺（呂布）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
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
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
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擊輔腰踰）

城懸下之未汲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催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

涼州人諸軍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

之於新豐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人士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戰死軫以衆降傕隨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袁宏紀曰蒙後爲傕所殺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

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傕等曰臣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爲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爲揚武將軍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也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枰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

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暴催又遷車騎將軍開府
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
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爲鎮
東將軍並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
貫詡爲左馬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
固辭乃止更以爲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
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
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催所枉繫者催恐茂赦
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

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
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宄結而復罪之
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
謀山東 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爲天水蘭于尉失官
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
騰
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與平
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
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
郎將劉範馬之子 前涼州刺史种劭中郎將杜

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

萬餘級种劭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

乃率衆來欲和騰催既而復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 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 遂騰敗斬首

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合催使里夜梯城城陷斬稟梟首 合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里欲共攻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催

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劭扶風吏人爲騰守

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 駢並也 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 獻帝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壹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後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

十萬巨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與侍御史侯汶（音問）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邨有虛（賦布也邨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劉攽曰案文閣當作閤閤閤門也）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酔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紀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毒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黨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汜曰催請汜大酔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卓部曲將也懼催汜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

虎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本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虎等皆徒從亂兵入毀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毀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虎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虎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虎虎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矣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催將張苞張龍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幬簾中）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漱雜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

出市困乏使就催素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爲食賜宮人左右催不與米取乞牛肉牛骨給皆以臭蟲不可啖食

尋復欲徙帝於黃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温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催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音佐又汜一名多酈曰今汜

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馬

女巫歌謳擊鼓丁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祠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爲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

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

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

袁宏記曰濟使太官令孫

駕校尉張武宣諭十反 車駕即日發邁 獻帝起居注曰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太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幸車推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橋士衆咸稱萬歲 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遂復欲脅帝幸鄠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

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 帝王紀曰帝以尚書即郭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真庸人賤夫爲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止喻 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 袁宏記曰煨與楊定有隙煨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衆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

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
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
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荆州而張濟
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
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
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
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違不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時解即斫刺之有美髮者斷取）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焉李傕

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
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
之（袁山松書曰儁年二十五其督戰砦實負其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
陽承奉乃謂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
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進胡才及南匈
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
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
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

去卑爲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過河 袁宏紀曰催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舡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 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 縋音直類反 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 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催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大陽止於人家 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住亡尚存 然後幸李樂營

百官飢餓河内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惡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賢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董卓

劉汝曰注遣婢詣省或問案問當作閤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二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十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

以爲已功故因以楊名毀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毀悉壞倉卒之際拾撫故屋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

擇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表宏記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種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趙岐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旌死節也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

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轘騎既至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狹中大敗之）奉遷奔袁術遂縱暴楊
徐閒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遷懼丈
還并州道爲人所殺（宣所殺九州春秋曰遷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爲張
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
汜爲其將伍習所殺二年使謁者僕射裴
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

曰催頭至有詔高縣之）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閿鄉侯（
閿鄉今虢州縣也說文閿今作閺流俗誤也）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
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圖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遥爲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
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
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
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
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
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

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與馬
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
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七年乃拜騰征
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為
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
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
與韓遂舉關中皆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
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

端之子也弟誕
魏光祿大夫

皐破超 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

魏志曰皐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為別
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皐率國士大夫及
宗族子弟勝兵若干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
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敗兵不至超入拘岳於
於冀殺刺史太守皐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
姜敘也歷城皐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歐
敘悲甚敘曰何為耳皐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
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紛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弒
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皐
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
劉敘曰汪少長詣敘家又云得敘母罵之曰案此言皐
自少長於敘家後人不曉加一詣字下文少敘母二字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

註引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城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即稽首

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

宗建在抱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流故稱

擊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泉字妙才人也爲征西護軍魏

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尫虡閹爲情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虓怒之貌也

因遭崩剥之埶剥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剥亂

故得跼藉彝倫毀裂綱紀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斁左傳曰裂冠毀冕冕謂王綱也

服九服也夫以剖肝斮趾之性斮朝涉之脛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縮

紂暴疑陵奪折猛也謂忍性殘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顒荀爽等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及殘寇乘之傾山傾海殘寇謂催汜等豈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小雅曰上帝板板下人

卒癉毛萇注云版反也癉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傳曰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極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過剥成災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剥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曰象龔滔天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侵遂廣左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矢延王輅兵纆魏象周禮巾車氏掌王之五輅纆繞也魏象闕也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董卓傳第六十二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後漢書七十三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卅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劉攽曰註案王恭當作恭王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詠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

中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震甘陵相綏撫
荒餘以蔬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
温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二千突騎而
守禀逋懸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禀食也言軍粮不續也）
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
今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
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
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

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
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
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
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衆至十
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
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
天子避位勑公卿奉迎純又能使烏桓峭
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

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遣
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
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喻王等以朝恩寬弘
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
皆降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
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
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
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道路隔

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
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
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
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
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
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
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
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

夙儲耆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王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

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說文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勠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劒劉虞署爲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止徐無出盧龍歷平

則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
獲論功封畴畴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畴曰豈
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
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子和爲侍中因此
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
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
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
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

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
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
已虞患其黷武（黷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
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
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
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
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
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

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
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
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
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
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
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
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胄
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

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
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
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
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
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
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
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
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

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譖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

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

劉虞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三千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志云侯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云侯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

公孫瓚

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

食盡食馬馬盡煮鞍韉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遠當作還劉攽曰案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攽曰案驚當作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懼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

公孫瓚

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冊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

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表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大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爲亂始詔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閉設權謀

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戀反）迸竄逃二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纍纍不絕貌）

囚杜預曰纍纍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纍斃路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剝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煸然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

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稱詔書（其言密事得阜囊說文曰囊也今俗謂之緋其字從木）（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署也今俗謂之檢書）昔（三新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爲亂階）紹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効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惏（惏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相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忠勤

王室其功莫大紹遺小將盜居其位鬱絕
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
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
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爲踐土之會踐土鄭也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公重耳爲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荊楚以致菁茅菁子靈芧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詛曹衛以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

公孫瓚

責其無禮也反臣雖闇茸名非先賢闇音烏紺反茸音人勇反蒙被朝恩負荷重任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莝刃也鉞斧也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續相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

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逍縣界流入）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南還瓚將步騎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壻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

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詔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震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震子和與表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復徼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

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眸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我謂唾掌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

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楯字見說文釋名曰擄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厄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

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冤蔽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

尼歸人滹水陵高（滹音丑六反喻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騶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曰隰）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陽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子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書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紹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益其婷妹妻子然

公孫瓚

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

屠各胡號田楷與表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闔家遼將軍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平北將軍封關內侯張燕既爲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

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平北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

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尒不羣者河閒獻王之謂與故論引焉

慕名以忠厚自牧

牧養也易曰牧牛以自牧

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竇燕竇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無閒同情共力糾人

糾收也○劉攽曰糾人完聚稽案人下少一字不成

文理當有一衆字 繕兵昭武 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 以臨羣雄之際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 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舍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少爲諸生仕州郡 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雅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四遷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 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 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

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爲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爲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闇宣自稱天子劉攽曰案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子之後此作闇誤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操擊謙破彭城傅陽

陶謙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

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數百人）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五里費以巨萬

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楊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大僕种拂舉爲方正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

以衛國伯珪踈獷武才驕猛驕音去聲反虞好無
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爲梗

列傳第六十三